

传世名著典藏丛书
中华传统经典解读
主编 蔡瑶



〔西汉〕刘向著
杨广杰译注

战国策

精华
(下)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传世名著典藏丛书
中华传统经典解读
主编 蔡瑶



【西汉】刘向著
杨广杰译注

战国策

精华
(下)

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

目

卷二十九赵二	339
卷二十赵三	362
卷二十一赵四	394
卷二十二魏一	421
卷二十三魏二	450
卷二十四魏三	472
卷二十五魏四	491
卷二十六韩一	517
卷二十七韩二	543
卷二十八韩三	564

录

卷二十九燕一	587
卷三十燕二	614
卷三十一燕三	637
卷三十二宋卫	652
卷三十三中山	666



卷十九 赵二

苏秦从燕之赵

【原文】

苏秦从燕之赵^①，始合从，说赵王曰：“天下之卿相人臣，乃至布衣之士，莫不高贤大王之行义，皆愿奉教陈忠于前之日久矣。虽然，奉阳君妒，大王不得任事，是以外客游谈之士，无敢尽忠于前者。今奉阳君捐馆舍，大王乃今然后得与士民相亲，臣故敢献其愚，效愚忠。为大王计^②，莫若安民无事，请无庸有为也。安民之本，在于择交，择交而得则民安，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。请言外患：齐、秦为两敌，而民不得安；倚秦攻齐，而民不得安；倚齐攻秦，而民不得安。故夫谋人之主，伐人之国，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，愿大王慎无出于口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之：来到。②计：考虑。

【译文】

苏秦从燕国来到赵国，开始倡导联合山东六国对抗秦国的合纵策略，他游说赵王说：“普天之下，各国的卿相大臣，乃至普通的老百姓，没有不称道大王施行仁义的行为的。很长时间以来，他们都希望接受您的教诲，向大王进献忠心。即使这样，奉阳君妒忌贤能，使大王不能够治理国家，这样一来，导致宾客和游说也都变得疏远，都不敢来到大王的近前来进献忠言。如今奉阳君死掉了，大王才可以和士人百姓亲近，因此我才敢来进献我的愚智，进效我的愚忠。我为大王考虑，治理国家没有比能够使百姓安居乐业、国家平安无事更重要的事情了，其他的就不用再做什么了。让百姓安居乐业的根本，在于选择好交往的国家，选择好的国家交往，那么百姓就能够安居乐业，选择不好的国家交往，那么百姓终身都不得安宁。请允许我再说外面的祸患：秦国和齐国是赵国的两个敌国，他们使赵国百姓不得安宁；依靠秦国进攻齐国，百姓不得安宁；依靠齐国进攻秦国，百姓也无法得到安宁。所以说图谋别国的国君，讨伐别的国家，常常冥思苦想出动听的话，来和别的国家断绝关系，所以我请大王要谨慎，不要说这样的话。”

【原文】

“请屏左右^①，白言所以异，阴阳而已矣。大王诚能听臣，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，齐必致海隅鱼盐之地，楚必致橘柚云梦之地，韩、魏皆可使致封地汤沐之邑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。夫割地效实，五伯之所以覆军禽将而求也；封侯贵戚，汤、武之所以放杀而争也。今大王垂拱而两有之，是臣之所以为大王愿也。大王与秦，则秦必弱韩、魏；与齐，则齐必弱楚、魏。魏弱则割河外，韩弱则效宜阳。宜阳效则上郡绝，河外割则道不通。楚弱则无援。此三策者，不可不熟计也。夫秦下轲道则南阳动^②，劫韩包周则赵自销铄^③，据卫取淇则齐必入朝。秦欲已得行于山东，则必举甲而向赵。秦甲涉河逾漳，据番吾，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。此臣之所以为大王患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屏(bǐng):屏退。②动:动摇,震撼。③销铄:削弱、消亡。

【译文】

“请您让左右的侍臣退下，我来谈谈合纵与连横的区别所在，它们只是阴阳所用不同罢了。大王如果真的能够听信我的计策，燕国一定会把出产毡、裘、狗、马的地方献给您，齐国一定会把海边出产鱼盐的地区献给您，楚国一定会把出产橘柚的云梦地区献给您，韩国、魏国也一定会把很多城池献给您，大王的亲人父兄都能够得以封侯。割取别国的土地得到别国财货，这是五霸不惜牺牲将士的生命去追求的；使贵戚得以封侯，也是从前商汤放逐夏桀、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才夺取的。现在大王不费力气就可以得到这两样，这是我为大王感到欣慰的。大王如果和秦国结盟，秦国必然去侵略韩、魏；大王与齐国结盟，齐国必然去侵略楚、魏；魏国衰弱后就必然割河外之地；韩国如果软弱了，它就会献出宜阳。献出了宜阳，则通往上郡的路就切断了；河外割让了，道路就不能通行到上郡；楚国衰弱，赵国就孤立无援。这三个计策，是不可不慎重考虑的。秦国攻下轲道，那么南阳就被动摇；劫持韩国，包围周王室，那么赵国就会自己变得削弱；秦国占领卫都濮阳夺取淇水地区，那么齐国必然向秦国称臣。如果秦国能在山东得到它要得到的，那么就必然会发兵去进攻赵国。秦军渡过黄河，穿过漳水，据有番吾，那么秦兵必将在邯郸城下交战。这就是我为大王感到担忧的事情啊！”





【原文】

“当今之时，山东之建国，莫如赵强。赵地方二千里^①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十年；西有常山，南有河、漳，东有清河，北有燕国。燕固弱国，不足畏也。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，莫如赵。然而秦不敢举兵甲而伐赵者，何也？畏韩、魏之议其后也。然则韩、魏，赵之南蔽也。秦之攻韩、魏也，则不然。无有名山大川之限，稍稍蚕食之^②，傅之国都而止矣^③。韩、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。韩、魏臣于秦，秦无韩、魏之隔，祸中于赵矣。此臣之所以以为大王患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方：方圆。②稍稍：渐渐。③傅：通“附”，迫近，至。

【原文】

“臣闻尧无三夫之分，舜无咫尺之地，以有天下。禹无百人之聚，以王诸侯。汤、武之卒不过三千人，车不过三百乘，立为天子，诚得其道也。是故明主外料其敌国之强弱，内度其士卒之众寡、贤与不肖，不恃两军相当，而胜败存亡之机节^①，固已见于胸中矣，岂掩于众人之言，

【译文】

“看现在的形势，崤山以东这几个国家，没有哪个能够像赵国这么强大的。赵国的疆域方圆两千里，有精兵数十万，战车千辆，战马万匹，粮食能够供给军队食用十年；西边有常山，南边有黄河和漳水，东边有清河，北边有燕国。燕国实际上是一个弱国，不足以畏惧。而且在天下各国当中，秦国最害怕的莫过于赵国。虽然这样，秦国不敢发兵进攻赵国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秦国害怕韩、魏两国在后边算计它。这样看来，韩、魏两国就是赵国南边的屏障。如果秦国进攻韩、魏两个国家，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了。韩、魏两个国家没有名山大川的阻隔，秦国只要对它进行吞食，直到把国都蚕食掉就可以了。韩、魏两国无力抗拒秦国，必然会向秦国称臣。韩、魏臣服于秦国之后，秦国就没有韩、魏的障碍，灾祸就不可避免地要降落到赵国的头上。这也是我为大王担忧的事情啊！

【译文】

“我听说，尧帝最初的时候所拥有的土地不超过三百亩，舜帝最初根本就没有土地，但他们都拥有了整个天下。禹帝最初的时候所拥有的不过是一个不到百人的小部落，但最终能够在各诸侯中称王。商汤、周武王所拥有的士兵不超过三千人，战车不超过三百辆，最后也成为天子。这都是因为他们确实掌握了治理国家的规律。所以说英明的国君，对外要预料到敌国的强弱，对内要考察士卒的多寡、贤与不贤，不必等到两军短兵相接，胜败存亡的关键和环节，就都已经了然于胸了。怎

而以冥冥决事哉！

“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。诸侯之地五倍于秦，料诸侯之卒，十倍于秦。六国并力为一，西面而攻秦，秦必破矣。今见破于秦，西面而事之，见臣于秦。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，臣人之与臣于人也，岂可同日而言之哉！夫横人者，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与秦成。与秦成，则高台，美宫室，听芋斐之音，察五味之和^②，前有轩轳，后有长庭，美人巧笑。卒有秦患，而不与其忧。是故横人日夜务以秦权恐独诸侯^③，以求割地。愿大王之熟计之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机节：关键。②察：品尝。和：美味，恰到好处。③独(hè)：通“喝”，恫吓，吓唬。

【原文】

“臣闻明王绝疑去谗^①，屏流言之迹^②，塞朋党之门，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，臣得陈忠于前矣。故窃为大王计，莫如一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六国从亲，以宾畔秦。令天下之将相，相与会于洹水之上，通质刑白马以盟之。约曰：‘秦攻楚，齐、魏各出锐师以佐之，韩绝食道，赵涉河、漳，燕守常山之北。秦攻韩、魏，则楚绝其后，

么能被众人的观点所蒙蔽，糊涂之下就决定事情呢！”

“我私下里察看天下各国的地图，各国的土地面积是秦国的五倍，各国的兵力是秦国兵力的十倍。如果六国能够团结一致，联合起来向西进攻秦国，秦国必定要被灭掉。现在各国将要被秦国所灭，却面朝西方侍奉秦国，共同向秦国称臣。灭掉别的国家和被别的国家灭掉，让别的国家臣服和臣服于别的国家，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！那些主张连横的人，他们都想割让诸侯的土地来和秦国一起成功。如果他们和秦国一起成功，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高楼台榭，华丽的宫室，欣赏悦耳的音乐，享用可口的美味，前有华丽的车子代步，后有长庭供游玩，又有美女一起嬉笑陪伴左右。但一旦秦国军队突然进攻各国，他们不会和各国共同担当忧患。所以说主张连横的人日夜寻求依靠秦国的权势来威吓各国，以为秦国赢得割地。请大王对此要好好考虑。

【译文】

“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轻易怀疑所任用的人，也不轻易听信谗言，摒弃一切流言蜚语的传播，杜绝朋党之间的争斗。因此，使国君尊贵、疆地扩大、增强兵力的计策，我才能够有机会献给大王，在大王的面前效忠。所以我私下里为大王考虑，不如联合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，六国合纵，结为盟友，来抗拒秦国。通令各国的将相，都到洹水岸边集会，交换质子，杀白马缔结盟约。盟约可以这样说：‘如果秦国进攻楚国，齐、魏都要各出精兵帮助楚国；韩国军队负责切断秦国的粮道；赵国军队渡过黄河、漳水，逼近秦国；燕国军队防守在常山以北。如果秦国攻打韩、魏两国，楚国军队切断秦国的后路；





齐出锐师以佐之，赵涉河、漳，燕守云中。秦攻齐，则楚绝其后，韩守成皋，魏塞午道，赵涉河、漳、博关，燕出锐师以佐之。秦攻燕，则赵守常山，楚军武关，齐涉渤海，韩、魏出锐师以佐之。秦攻赵，则韩军宜阳，楚军武关，魏军河外，齐涉渤海，燕出锐师以佐之。诸侯有先背约者，五国共伐之。六国从亲以摈秦，秦兴不敢出兵函谷关以害山东矣。如是则伯业成矣。”

赵王曰：“寡人年少，莅国之日浅^③，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。今上客有意存天下，安诸侯，寡人敬以国从。”乃封苏秦为武安君，饰车百乘，黄金千镒，白璧百双，锦绣千纯，以约诸侯。

【注释】

①谗：谗言，诋毁之语。②屏：消除，清除。③莅国：继承王位。

【解析】

苏秦在论说的时候很注意论证的逻辑。他先向赵肃侯指出了国家的根本在于安民和邦交这两个方面，在此基础上很自然地引出了他所主张的合纵政策。接下来他用华丽夸张的语言，勾画了赵国参加合纵联盟之后的美好前景，又描述了若干赵国不参加合纵，而参加连横侍奉秦国的不利后果，同时又为赵王分析了

齐国派出精兵帮助韩、魏；赵国军队渡过黄河、漳水，进逼秦国；燕国军队防守在云中。如果秦国进攻齐国，那么楚国军队负责切断秦国的后路；韩国军队防守成皋；魏国军队截断午道；赵国军队越过黄河、漳水、博关，进逼秦国；燕国派出精兵支援齐国。如果秦国进攻燕国，那么赵国军队防守在常山；楚国军队驻扎在武关；齐国军队通过渤海渡过黄河，进逼秦军；韩、魏两国各出精兵支援燕国。如果秦国进攻赵国，那么韩国军队防守宜阳；楚国军队驻扎在武关；魏国军队驻扎在河外；齐国军队通过渤海渡过黄河，进逼秦军；燕国派出精兵援救赵国。六个国家当中有先背叛盟约的，其他五个国家共同出兵讨伐它。只要六个国家形成合纵，联合起来抵抗秦国，秦国一定不敢出兵函谷关，来侵犯山东六国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大王的霸业就可以成就了。

赵王说：“我年纪还小，登上王位的时间也很短，还没有听到过使国家社稷长治久安的计策。今天听到您有志于保存天下、安定各国，我愿意缔结合纵之盟。”于是赵王就封苏秦做了武安君，给他装饰好的车子百辆，黄金千镒，白璧百双，锦绣千匹，派他去用合纵之策和各国缔结盟约共同抗秦。



赵国的有利因素,接着指出赵王完全可以建立尧、舜的功业而不必要向秦王臣服。最后,苏秦通过对比六国与秦的实力,揭露了主张连横的人只顾自己私利的真实面目,并为赵国设计了具体的参加合纵联盟的方案。

苏秦的言论富有逻辑性,语言铺陈华丽,气势磅礴,立意高远,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。所以,他的言论成为后世人们锻炼口才的范本。

秦攻赵

【原文】

秦攻赵,苏子谓秦王曰:“臣闻明王之于其民也,博论而技艺之^①,是故官无乏事而力不困;于其言也,多听而时用之,是故事无败业而恶不章^②。臣愿王察臣之所謁,而效之于时之用也!臣闻‘怀重宝者不以夜行,任大功者不以轻敌’。是以贤者任重而行恭,知者功大而辞顺,故民不恶其尊,而世不妒其业。臣闻之:‘百倍之国者,民不乐后也;功业高世者,人主不再行也^③;力尽之民,仁者不用也;求得而反静,圣主之制也;功大而息民,用兵之道也。’今用兵终身不休,力尽不罢,赵怒兴于其己邑,赵仅存哉!然而四邻之国也^④,今虽得邯郸,非国之长利也。意者,地广而不耕,民羸而不休,又严之以刑罚,则虽从

【译文】

秦国进攻赵国,苏秦对秦王说:“我听说,英明的国君对于他的人民,广泛地选拔,然后根据不同的技术和能力任用他们,因此百官各尽其能,有用不完的才干。对他们的意见,多多听取,善于采用,因此,国家进行各种事业就不会失败,错误也不会明显。我希望大王审察我所说的,并在实践过程中加以验证。我听说,怀着珍宝的人不能在晚上行路,有大功劳的人不能对敌人掉以轻心。因此,贤能的人担负的工作愈重,他就愈加恭谨,聪明的人功劳愈大,他就愈加谦逊。所以,人们不会憎恶他们尊贵的地位,世人也不会忌妒他们的功业。我听说,百倍于别国的大国,人民不再想有战争困扰;建立卓越功业的国家,国君就不想再劳烦百姓;人们已经精疲力竭,真正仁爱的国君是不愿再去动员他们的;要想有所要求而要达到目的,反而要不去困扰百姓,这是圣贤的国君采取的办法;战功很大,要使人民得以休息,这是用兵应该遵守的原则。现在用兵,使人民终身不得休息,精疲力竭,还不休止。秦国恼怒赵国,它一定会把赵国当作秦国国土的一部分,这样,赵国想存在就很困难了。然而,赵国四通八达,现在秦国即使占领了赵都邯郸,而自己兵困力尽,四方来攻,也不是秦国长久之利。或者,秦国占领了赵国,由于四方来攻,土地虽广,但不能耕种;人民疲困而不得休息,再加上用严刑峻法对待他们,虽然以力压服了他们,终究是待不住的。常言说:‘打了胜仗,可是国家仍然处境危险,这是因为战





而不止矣。语曰：‘战胜而危者，物不断也；功大而权轻者，地不入也。’故过任之事，父不得于子；无己之求，君不得于臣。故激之为著者强，察乎息民之为用者伯，明乎轻之为重者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博论：广泛地选取。论，通“抡”。②章：通“彰”，彰显，显著。③行：役使。④四输：四通八达。

【原文】

秦王曰：“寡人案兵息民，则天下必为从，将以逆秦。”苏子曰：“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为从以逆秦也。臣以田单、如耳为大过也^①。岂独田单、如耳为大过哉？天下之主亦尽过矣！夫处收亡齐、罢楚、散魏与不可知之赵，欲以穷秦、折韩，臣以为至愚也！夫齐威、宣，世之贤主也。德博而地广，国富而用民，将武而兵强。宣王用之，后逼韩、威魏，以南伐楚，西攻秦，秦为齐兵困于殽塞之上，十年壤地，秦人远迹不服而齐为虚矣^②。夫齐兵之所以破，韩、魏之所以仅存者，何也？是则伐楚、攻秦而后受其殃也。今富非有齐威、宣之余也，精兵非有逼韩、劲魏之军

争不止的缘故；建立了卓越的功业，可是国家的统治权力仍然很小，这是因为虽然得到了大片土地，但人民不服，实际上土地还是没有真正为自己所有。’所以推行错误措施，父亲也不能要求于自己的儿子；提出没有止境的要求，国君也不能要求于自己的大臣。所以，知道由微弱不断地发展而至显著的，可以使国家强盛；懂得使人民休息，善用民力，不致疲竭的，可以称霸于诸侯；明白了积微弱而至于举足轻重这个道理的，可以称王于天下。”

【译文】

秦王说：“我停止出兵，使民休息，诸侯就一定会搞合纵联盟，来对抗秦国。”苏秦说：“我可以断定，诸侯不可能组成合纵联盟来对抗秦国。我认为田单、如耳他们是大错特错了。岂只田单、如耳大错特错了呢，天下的诸侯也都大错特错。大抵，去联合破败的齐、楚、魏三国，和那个存亡未可知的赵国，却想去困厄秦国，挫败韩国的，我认为这是最愚蠢的做法。齐威王和宣王是当时诸侯中贤明的国君，德行广博，土地广阔，国家殷富，人民听命，将领勇武，士兵强悍。宣王凭借着这些条件而后进逼韩国，威胁魏国，南面伐楚，西面攻秦，秦军被齐军困阻在殽塞以西，十年来齐国开拓疆土，秦人退避，但心里不服，以致齐国终成废墟，人民惨遭屠杀。齐军之所以惨遭失败，而韩、魏却能保存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讨伐楚国，进攻秦国，而后遭到他们祸害的缘故。现在诸侯没有威王、宣王时那样富饶，论兵器，也没有当初能够进逼韩国、威胁魏国时那样的武器库，而将领又没有田单、司马穰苴那样的谋略。联合破败的齐、楚、魏三国，和那个存亡未可知的赵国，

也,而将非有田单、司马之虞也。收破齐、罢楚、弊魏、不可知之赵,欲以穷秦、折韩,臣以为至误,臣以从一不可成也!客有难者,今臣有患于世。夫刑名之家皆曰:‘白马非马也已。’如白马实马,乃使有白马之为也。此臣之所患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田单:齐臣,破燕军,辅佐齐襄王复国。如耳:魏臣。②虚戾:国空人绝。

【原文】

“昔者,秦人下兵攻怀,服其人,三国从之。赵奢、鲍佞将,楚有四人起而从之。临怀而不救,秦人去而不从。不识三国之憎秦而爱怀邪?亡其憎怀而爱秦邪①?夫攻而不救,去而不从,是以三国之兵困,而赵奢、鲍佞之能也。故裂地以封于齐。田单将齐之良,以兵横行于中十四年,终身不敢设兵以攻秦、折韩也,而驰于封内。不识从之一成恶存也。”于是秦王解兵,不出于境。诸侯休,天下安,二十九年不相攻。

【注释】

①亡其:还是。

【解析】

秦国进攻赵国,苏秦为赵国游说秦王。他的游说中,充满了以民为重,以人为本的思想,这种政治思想,在群雄争霸、连战不停,民生哀怨的战国时期,尤其显得珍贵。但结合史实来看,此次战争应当发生在燕军攻破齐国及田单复国之后,此时

却想去困厄秦国,挫败韩国。我认为这是极端错误的,所以,我认为合纵联盟是不可能组成的。有人责难我的看法,这是臣下现在所担心的地方。因为刑名家们认为‘白马不是马。’不如说白马的确是马,假如有白马非马之说,这就是臣下所感到担心的地方。

【译文】

“从前秦国出兵进攻魏国的怀地,打败魏军。赵、齐、楚三国要去援救怀地,赵将赵奢、齐将鲍佞,加上楚国有四人也领兵前来援救。当大军接近怀地时,却不去援救;当秦军撤退时,又不去追击。不知这三国是憎恨秦国,怜惜怀地呢?还是憎恨怀地,怜惜秦国呢?秦军进攻却不去援救,秦军撤退又不去追击,这是因为三国之兵疲劳困窘了,而赵奢、鲍佞也无能为力啊!所以他们才答应割地献给秦国。田单是齐国的良将,领兵称雄于国内二十四年,然而终生不敢出兵进攻秦国,挫败韩国,他只不过称雄于国内。这样,我不知合纵联盟又怎么能够组成。”

听了苏秦这番话,于是秦王松懈了战备,不出国境,诸侯因此得以休息,天下得以太平,二十九年以来诸侯不曾互相攻打。





苏秦已死,那么此篇应为后世策士拟托之作。

【处世策】

在现代社会,由于经济的发展,人们交往频繁,口头表达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增强,口才越来越被认为是现代人所应具有的能力之一。说话、谈判、演讲、说服别人、事业成功需要口才,从职场到情场,从社交到谈判,从演讲到辩论,口才无处不在。若有口才,就能博得对方的好感;若善于说服人,就足以证明自己的能力;若能巧舌如簧,就会比别人多一些成功的机会。所以说,口才就是资本。

张仪为秦连横

【原文】

张仪为秦连横,说赵王曰:
“弊邑秦王,使臣敢献书于大王御史。大王收率天下以擒秦,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矣。大王之威,行于天下山东。弊邑恐惧慑伏,缮甲厉兵^①,饰车骑,习驰射,力田积粟,守四封之内,愁居慑处,不敢动摇,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。今秦以大王之力,西举巴蜀,并汉中,东收两周而西迁九鼎,守白马之津。秦虽辟远,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^②。今寡君有敝甲钝兵,军于渑池,愿渡河逾漳,据番吾,迎战邯郸之下。愿以甲子之日合战,以正殷纣之事。敬使臣先以闻于左右。”

【译文】

张仪为秦国推行连横政策,游说赵武王道:
“敝国的国君派我通过御史给大王献上国书。大王率领天下诸侯来对抗秦国,导致秦国军队不敢出函谷关已经有十五年了。大王的威信通行于天下和崤山以东的六个国家。敝国感到非常恐惧,于是便修缮铠甲磨砺兵器,整顿战车,操练骑射,勤于耕作,积蓄粮食,严守四面的防御,忧愁而又恐惧地守在国境,不敢有轻率的举动,唯恐大王有意责备我们的过错。如今秦国仰仗大王的力量,西面收复了巴、蜀两地,并吞了汉中,东面征服了东、西两周,把九鼎迁运到了秦国,镇守在白马津渡。秦国虽然地处偏僻边远,但是秦国人心怀恨的时间已经很久了。如今敝国秦王只有敝甲钝兵,驻扎在渑池,希望渡过黄河,越过漳水占领番吾,和赵军在邯郸城下会战。希望在甲子那天和赵军会战,来效仿武王讨伐纣王的先例。秦王特派我将这件事预先敬告大王和您的左右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缮甲厉兵:修缮武器战备,操练士兵。②悁(yuān):恼怒。

【原文】

“凡大王之所信以为从者，特苏秦之计。荧惑诸侯^①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。欲反覆齐国而不能，自令车裂于齐之市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。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，而韩、魏称为东藩之臣，齐献鱼盐之地，此断赵之右臂也。夫断右臂而求与人斗，失其党而孤居，求欲无危，岂可得哉？今秦发三将军，一军塞午道，告齐使兴师渡清河，军于邯郸之东；一军军于成皋，驱韩、魏而军于河外；一军军于浞池。约曰：‘四国为一以攻赵，破赵而四分其地。’是故不敢匿意隐情，先以闻于左右。臣窃为大王计，莫如与秦遇于浞池，面相见而身相结也^②。臣请案兵无攻，愿大王之定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荧惑：扰乱，使困惑。②身：亲身。

【原文】

赵王曰：“先王之时，奉阳君相，专权擅势，蔽晦先王，独断官事。寡人宫居，属于师傅，不能与国谋。先王弃群臣，寡人年少，奉祠祭之日浅，私心固窃疑焉。以为一从不事秦^①，非国之长利也。乃且愿变心易虑，割地谢前过以事秦。方将约车趋行，而适闻使者之明

【译文】

“大王之所以听信合纵政策，原因就在于依靠的是苏秦的计谋。苏秦惑乱诸侯，颠倒是非。他想要覆灭齐国却没有做到，反而使自己被车裂在齐国的集市上。天下各国的诸侯是无法联合在一起的。如今楚国和秦国结为兄弟国家，韩、魏两国也自称是秦国的东方附属，齐国献出了出产鱼盐的土地，这就切断了赵国的右臂。一个被切断了右臂的人去和人进行打斗，就失去了同盟而孤立无援，所以想要不发生危险，怎么可能呢？现在秦国已经派出了三路大军：一路堵塞午道，通知齐国让它发动军队渡过清河，驻扎在邯郸以东；一路驻扎在成皋，一路为韩、魏两国联军，驻扎在河外；一路军队驻扎在浞池。几路大军盟誓说：‘四国团结一致攻打赵国，灭掉赵国后由四个国家瓜分赵国的土地。’因此我不敢隐瞒真相，预先通知大王和左右的人。我私下里为大王考虑，大王不如和秦王在浞池相会，相见之后商议两国联合起来。我请求秦王不去进攻赵国，希望大王尽快决定计划。”

【译文】

赵武王说：“先王在位的时候，奉阳君做相国，专断跋扈，蒙蔽先王，独断朝政。我在深宫居住，跟老师读书，不能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。到了先王丢下群臣去世的时候，我年龄还小，在国君的位子上时间还不长，心里本来就暗自疑惑。认为和各国诸侯订立合纵之盟抗拒秦国，不符合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利益。于是就想重新谋划国家的政策和策略，向秦国割地，来为以前参加合纵的罪过认错，来和秦国修好。我正准备车马到秦





诏。”于是乃以车三百乘入朝
渑池，割河间以事秦。

国去，而正好听说您到来，使我能够领受您的明教。”于是赵武王带着三百乘车子到渑池去朝见秦惠王，并割让河间的土地来侍奉秦国。

【注释】

①从：合纵。

【解析】

张仪和苏秦游说各国国君的最大不同就是，张仪往往要以秦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作为自己的后盾，虽然他和苏秦有同样令人折服的口才，但张仪出招则更为狠毒，擅长以恐吓与威胁来让人就范。

张仪在游说赵国的时候，苏秦已经死去。没有了针锋相对的政治对手的存在，所以他的游说有了更大的优势。他游说赵王，首先为赵王分析了赵国的基本情况，指出赵国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。接着他直接指出赵国以前参加合纵联盟损害了秦国的利益，这使得秦国对赵国有了仇恨，并且决定和赵国开战。然后，他就避开了战事的问题，强调合纵联盟的分解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，只有连横才是六国的最佳出路，最后将自己的论说归结为战争方面，用武力来威胁赵王接受自己的连横政策，读来始终让人感到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。



武灵王平昼间居

【原文】

武灵王平昼间居^①，肥义侍坐^②，曰：“王虑世事之变，权甲兵之用，念简、襄之迹，计胡、狄之利乎？”王曰：“嗣立不忘先德，君之道也；错质

【译文】

赵武灵王平日子里闲居，肥义在旁边侍奉陪坐，说：“大王您是不是在考虑时事的变化，权衡如何用兵，想念简子、襄子的辉煌功绩，考虑如何从胡、狄那里得到利益呢？”赵武灵王回答说：“继承了先王的君位不忘先王的功德，这是做君王的原则；委

务明主之长，臣之论也。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，动有明古先世之功。为人臣者，穷有弟长辞让之节，通有补民益主之业。此两者，君臣之分也。今吾欲继襄主之业，启胡、翟之乡，而卒世不见也。敌弱者，用力少而功多，可以无尽百姓之劳，而享注古之勋。夫有高世之功者，必负遗俗之累；有独知之虑者，必被庶人之恐。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，而世必议寡人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平昼：平日。②侍坐：陪坐。

【原文】

肥义曰：“臣闻之，疑事无功，疑行无名。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，殆毋顾天下之议矣^①。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昔舜舞有苗，而禹袒入裸国^②，非以养欲而乐志也，欲以论德而要功也^③。愚者暗于成事，智者见于未萌，王其遂行之。”王曰：“寡人非疑胡服也，吾恐天下笑之。狂夫之乐，知者哀焉；愚者之笑，贤者戚焉。世有顺我者，则胡服之功

身于国君，致力于彰显国君的优长，这是做臣子的本分。所以贤明的君王在和平的时候要教导百姓为国家出力，战争期间就要争取建立前所未有的功绩。做臣子的，在不得志的时候要保持尊敬长辈谦虚退让的品行，官运通达之后要做出有益于百姓和君王的事业。这两个方面，是做国君的和做臣子的职责所在。现在我想要继承襄主的事业，开发胡、翟居住的地区，但是我担心到死也没有人理解我的想法。敌人的力量薄弱，我们付出的力气就少，而获得的成绩却很大，可以不用多少百姓的力量就会得到简子和襄子那样的功勋。那些建立了盖世功勋的人，必然会遭到世俗小人的责难和连累；而有独到见解的人，也必然会遭到众人的怨恨。现在我准备教导百姓穿着胡服练习骑马射箭，但是国内必然会有人非议指责我了。”

【译文】

肥义说：“我听说，要想做一件事情但又犹豫不决，就无法成功，该行动的时候却顾虑重重，就不会成就功名。现在大王既然下定决心违背世俗的偏见，那就坚决不要顾虑天下人的非议了。要追求最高道德的人都不会去附和世俗的偏见，要成就伟大功业的人都不会去听从众人的意见。从前舜跳有苗族的舞蹈，禹裸体进入不知穿衣服的部落，他们并不是想放纵情欲而娱乐心志，而是想要借此宣扬道德和建立功业。愚蠢的人即使是在事情发生之后还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而智慧的人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觉察到了，大王请您按您的想法实施吧。”赵武灵王说：“我不是对‘胡服骑射’这件事有顾虑，而是担心天下人耻笑我。狂妄的人认为高兴的事，理智的人会对这些事情感到悲哀；愚蠢的人感到高兴的事，贤明的人却对这些事情感到忧虑。如果百姓都支





未可知也。虽驱世以笑我^④，胡地、中山吾必^⑤有之。”

王遂胡服。使王孙继告公子成曰：“寡人胡服，且将以朝，亦欲叔之服之也。家听于亲，国听于君，古今之公行也。予不反亲，臣不逆主，先王之通谊也^⑤。今寡人作教易服，而叔不服，吾恐天下议之也。夫制国有常，而利民为本；从政有经，而令行为上。故明德在于论贱，行政在于信贵。今胡服之意，非以养欲而乐志也。事有所出，功有所止。事成功立，然后谥且见也。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，以辅公叔之议。且寡人闻之：事利国者行无邪，因贵戚者名不累。故寡人愿募公叔之义，以成胡服之功。使继谒之叔，请服焉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殆母：千万不要。②裸国：未开化的部落。③要：同“微”，求、取。④驱世：举世。⑤通谊：通行的道理。谊，同“义”。

【原文】

公子成再拜曰：“臣固闻王之胡服也。不佞寝疾，不能趋走，是以不先进^①。王今命之，臣固敢竭其愚忠。臣闻之：中国者，聪明睿知

持我要做的事情的话，那么胡服骑射的功绩就大得无法估量。即使世上的百姓都耻笑我，北方的胡人居住的地方和中山国我也一定会得到它。”

于是赵武灵王改穿胡人的服装。他派王孙继将自己的意思转告公子成，说：“我已经改穿胡服了，而且将要穿着上朝，我希望王叔也改穿胡服。在家里要听命于父母，在朝廷要听命于君王，这是从古到今一直通行的惯例。子女不能违背父母的命令，臣子不能违背国君的命令，这是先王所立下的原则。现在我改革改换服装，如果王叔您都不穿它，我担心天下的人对此会大加非议。治理国家要有一定法则，但要以有利于民众为根本；处理政事有一定的规则，但要以政令能够顺利施行为上。所以要想修明德政，就必须考虑百姓的利益，要想执掌国家的政权首先要取得贵族的信任。现在我改穿胡服的目的，并不是想要纵欲而娱乐心志。事情只要开始做了，就要奠定成功的基础，这样才能显示出政绩来。现在我恐怕是王叔违背了从政的规则，从而助长了王公贵族对这件事情的非议。何况我曾经听说，只要你做的事情有利于国家那么就不要再顾忌别人的非议，按照王公贵族的意见来办事，就不会遭到人们的非议。所以我想要依靠王叔的威望，来达成改穿胡服这件事。我特地派王孙继来禀告您，请求您也穿上胡服。”

【译文】

公子成拜了两拜，说：“我本来就已经听说大王改穿胡服这件事了，但我卧病在床，无法行走，因此没有先去拜见大王，对您陈述我的看法。今天大王派人来通知我，我就来尽我的愚忠。我听说，中原地区是聪明而有远见的人士所生活的地方，是各种物资和财富聚集的地方，是圣贤推行教化的地方，是仁

之所居也,万物财用之所聚也,贤圣之所教也。仁义之所施也,诗书礼乐之所用也,异敏技艺之所试也,远方之所观赴也,蛮夷之所义行也。今王释此,而袭远方之服,变古之教,易古之道,逆人之心,畔学者,离中国,臣愿大王图之。”

使者报王。王曰:“吾固闻叔之病也。”即之公叔成家,自请之曰:“夫服者,所以便用也;礼者,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,因其事而制礼,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。被发文身,错臂左衽,瓠越之民也。黑齿雕题^②,鰼冠林缝^③,干吴之国也。礼服不同,其便一也。是以乡异而用变,事异而礼易。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,不一其用;果可以便其事,不同其礼。儒者一师而礼异,中国同俗而教离,又况山谷之便乎?故去就之变,知者不能一;远近之服,贤圣不能同。穷乡多异,曲学多辨。不知而不疑,异于己而不非者,公于求善也。今卿之所言者,俗也。吾之所言者,所以制俗也。今吾国东有河、薄洛之水,与

德所普遍施行的地方,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所实行的地方,是各种奇巧技艺所施展的地方,是各国诸侯不远千里前来考察学习的地方,是四方落后的少数民族效法的地方。但是大王却丢弃了这些优秀的文化,而改穿落后少数民族的服装,这是改变先人的教化,变易先人的制度,背离人们的心理,背叛了先王的成法,丢弃了中原的先进制度。我请大王慎重地做这件事。”

王孙继把公子成的话汇报给赵武灵王。赵武灵王说:“我本来就知道王叔会反对这件事。”于是立即来到公叔的家里,亲自向他表明了自己的想法:“衣服,是为了方便穿用的;礼制,是为了方便做事的。所以说圣贤观察当地的风俗习惯,然后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措施,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制定礼制,这样做既有利于百姓,也有利于国家。披散着头发,在身上刺花纹,两条胳膊交错着站立,衣襟向左边掩起,这是瓠越百姓的习惯。染黑牙齿,在额头雕上图案,头上戴着鱼皮的帽子,身上穿着做工粗劣的衣服,这是吴国百姓的习惯。礼制和服饰虽然不一样,但是它方便百姓的作用却是一样的。所以说,地方不同所采取的风俗习惯就会不一样,情况不同所使用的礼制也会改变。所以说,圣贤的君主只制定有利于百姓的政策,但是不会统一他们的用具;如果可以方便人们做事,可以不规定相同的礼制。

“儒生虽都师从同一老师,可是传下来的礼法却各不相同;中原地区风俗相同,但各国的政教不同,更何况地处偏僻山区,难道不更应该考虑便宜行事吗?所以说对于风俗礼制的取舍变化多端,即使聪明人也无法统一;不同地区的服饰,即使圣贤君主也难以使其一致。偏僻的地方人们少见而多怪,孤陋寡闻的人喜欢争辩,不熟悉的事情不要轻易怀疑,对自己不同的意见不非议,这才是无私地追求真理的态度。现在王叔您所说的是有关适应风俗的意见;我所说的则是如何改变旧的传统。现在,我国东面有黄

